
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、五十一、五十二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五十五、五十六、五十七、五十八、五十九、六十、六十一、六十二、六十三、六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四、七十五、七十六、七十七、七十八、七十九、八十、八十一、八十二、八十三、八十四、八十五、八十六、八十七、八十八、八十九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四、九十五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九十九、一百。



僧侶在中國書法藝術上的貢獻

(續完)

田光烈

(續上期)

八大山人——(一六二六——一七〇五年、八十歲)明、清間高僧。江西南昌人，明太祖十六子寧王朱權後裔，小名查。山人八歲能詩，少能懸腕作米家小楷，能治印，尤善丹青。曾爛學子業，為諸生。十九歲明亡，南京失陷，遂剃度入奉新山為僧。不數年，豎拂為宗師，住山十數年，講經，聽眾常百餘人。旋又入道，晚年仍為儒士。或謂山人嘗持《八大人覺經》，因號「八大」。八大山人四字，其書畫題款，以草書聯綴，似哭之、笑之，有哭笑不得之意。為僧後，常用字號頗多，皆有反清王朝之涵義。時慷慨嘯歌，世以為狂。工書法，行楷學大令、魯公，能自成家。狂草頗怪偉，人得之爭藏並以為重。清張庚《畫徵錄》云：「八大山人有仙才，隱於書畫，書法有晉、唐風格。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四有傳。」

釋今無——(一六三三——一六八一年、四十九歲)明、清間高僧。廣東番禺人。俗姓萬，字阿字。年十六，抵雷峯依天然，

① 《大藏》卷五。 ② 《因樹入五要編補遺》卷三頁。
③ 刺聖真《因樹學》，百廿《因樹並要》。
④ 《因樹五要門篇跋》卷一第廿頁。
⑤ 《大藏》卷四第廿頁。
⑥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⑦ ⑧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⑨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⑩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⑪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⑫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⑬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⑭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⑮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⑯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⑰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⑱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⑲ 《大藏》卷八。 ⑳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㉑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㉒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㉓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㉔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㉕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㉖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㉗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㉘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㉙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㉚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㉛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㉜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㉝ 《大藏》卷八。 ㉞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㉟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㊱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㊲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㊳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㊴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㊵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㊶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㊷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㊸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㊹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㊺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㊻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㊼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㊽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㊾ 《大藏》卷八。 ㊿ 《因樹編補遺》卷三第廿頁。

清吳修《昭代尺牘小傳》稱梁「善書工詩。」

忍頭陀——清初高僧。俗姓陶，名汝鼎，字仲調，號密庵。明亡、薙髮滬山，號忍頭陀。清李元度《國朝先正事略》云：「仲調詩古文有奇氣，書法險勁，名動海內，有楚陶三絕之目。」頭陀湖南寧鄉人也，有《廣西涯樂府》、《噫古集》、《寄雲樓集》、《褐玉堂集》、《嘉樹堂集》行世。

釋淨伊——清初高僧。浙江嘉興人。俗姓丁，名元公，字原躬。布衣，晚爲僧，名淨伊，字願庵。清吳修《昭代尺牘小傳》云：元公「工書、精繆篆。」清朱彝尊《靜志居思話》云：元公「書畫俱逸品，精繆篆，詩亦不屑作庸熟語。」

釋一足——清康熙年間高僧。號斯電子。《湖南通志》云：一足「康熙初來醴陵，卓錫雲巖寺，善書、工詩。」

釋破門——清康熙年間高僧。湖南衡州人。清劉獻廷《廣陽雜記》云：「師能詩善書，書法爲湖南第一。」又云：「師臨智永《千字文》，深入晉、唐閫奧，絕無近人蹊徑，黃慎軒而後，不可多得。」近人馬宗霍《雲獄樓筆談》云：「破門和尚狂草，高處落筆，遠處養勢，懷素之嗣響也。」

釋道濟——清康熙年間高僧。字石濤，號清湘老人，又號大滌子，苦瓜和尚，瞎尊者。清張庚《徵畫後錄》，謂明楚藩後，莫詳其由來。阮元所藏石公冊，後有江都員燉題識，謂石濤於畫後，往往鈐靖江後人印。靖江王係明高皇伯兄南昌王孫守謙，石濤名若極，應是嗣王亨嘉嗣。清秦祖永《桐陰論畫》謂道濟「尤精分隸書。王大常云：『大江之南，無出石師之右者。』可謂推許之至矣。」有《苦瓜和尚畫語錄》行世。《清史稿》卷五百四有傳。

釋超然——清乾隆年間高僧。浙江海寧人。字友蓮，號松谿，白馬廟僧。原名張遠。清蔣寶齡《墨林今話》云：「超然工書，學董文敏，藏其嘉帖最多，暇則臨模，不肯綴管。人以縑素請者，必扁戶爲之，勿令窺視，故其書畫，多有靜妙之致。」

釋達受——清代高僧。浙江海寧人。字六舟。蔣寶齡《墨林今話》云：「六舟篆、隸、飛白、鐵筆並妙，搦手尤精絕，能具各器全形，陰陽虛實，無不逼真。精鑒別古器及碑版之屬。阮太傅以金石僧呼之。」清梁章鉅《樵聯叢話》云：「六舟精於金石、篆、隸之學，並工書畫。」

釋印山——清代高僧。清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評印山真及行書能品上。

釋道開——清代高僧。清吳偉業《梅村詩話》云：道開「能詩，兼善書畫。」

釋可韻——清代高僧。湖北江夏人，號鐵舟。清蔣寶齡《墨林今話》云：可韻「書近蘇、米，爛然天真，意趣自作。」

釋覺銘——清代高僧。江蘇青浦人。號靜遠。前書又云：覺銘「書法有樸老之致。」

釋雪舫——清代高僧。浙江餘姚人。名覺堂。前書又云：「雪舫工行草書。」

釋寄塵——清代高僧。湖南湘鄉人。前書又云：寄塵「工書法。」清袁枚贈詩曰：「幾筆銀鈎字，珠娘扇上皆。」

釋虛谷——（一八二三——一八九六年，七十三歲）清代高僧。俗姓朱，名懷仁，別號倦鶴，又號紫陽山民。安徽歙縣（或說江蘇揚州）人。書畫家。在太平軍興時出家。賣畫爲生。晚歲居上海城隍廟。書法和畫一樣，不受陳規拘束，行書下筆淋漓，富有獨創性。書跡見《明清楹聯》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）。

釋竹禪——（一八二四——一九〇〇年，七十六歲）清代高僧。俗姓王，四川梁山（今梁平）人，著名書畫家。壯歲雲遊上海及大江南北，晚年歸任梁山雙桂堂方丈。擅畫竹、石、人物，著有《畫家三昧》傳世。書法獨特，草書學懷素。並歷時五十年創成「九分禪字」，與高僧含洳交誼甚厚。

釋弘一——（一八八〇——一九四二年，六十三歲）近代高僧。

俗姓李，名叔同（別名甚多）。前半生馳名於藝術教育界，是我國最初出國學習西洋繪畫、音樂、話劇，並以之傳入國內的先驅者之一，中年出家後，又成爲我國佛教律宗的高僧。自幼愛好書法、金石，對碑帖臨摹，極端嚴格。晚年屏除一切，獨出胸臆，造詣極深。其致書龍溪馬海鬻言書法、篆刻云：「朽人於寫字時，皆依西洋畫按圖之原則，竭力配置調和全紙面之形狀。於常人所注意之字畫筆法、筆力、結構，神韻，乃至某碑、某帖、某派，皆一致屏除，決不用心揣摩。故朽人所寫之字，應作一張圖案畫觀之，斯可矣。不唯寫字，刻印亦然。」蓋全面調和，爲法師始終信持之美術觀點。所以他的書法「蘊藉有味。就全幅看，許多字是互相親和的，好比一堂謙恭溫良的君子，不抗不卑，和顏悅色，在那裏從容論道。就一個字看，疏處不嫌其疏，密處不嫌其密，只覺得每一畫都落在最適當的位置，移動一絲一毫不得。再就一筆一畫看，無不教人起充實之感，立體之感。有時有點像小孩子寫的，那麼天真，但一邊是原始的，一邊是純熟的，這分別又顯然可見。總括以上這些，就是所謂蘊藉。毫不矜才使氣，意境含蓄在筆墨之外，所以越看越有味。」（葉聖陶《弘一法師的書法》與《全面調和》載中國佛教協會編：《弘一法師》）

三、僧侶書法家中之最有影響者

古代僧侶書法家中最有影響者，前有釋智永、中有釋懷仁，後有釋懷素。

釋智永——南朝陳、隋間高僧。生卒年不詳。會稽人，俗姓王，名法極。人稱永禪師。馮武《書法正傳》云：「僧智永，右軍七世孫，第五子徽之之後，與兄孝賓，俱捨家入道。永師遠紹祖風，兼備諸體。」所退筆頭，置之大竹籠，籠受一石餘，而籠皆滿，取而瘞之，號退筆塚。人來求書及請題額者如市，所居門限

，爲之穿穴，乃用鐵葉裹之，謂鐵門限。其弟子之著名於書法者：有智果、釋述、釋特、辨才、虞世南等人。宋蘇軾《東坡題跋》云：「永禪師書、骨氣深穩，體兼衆妙，精能之至，返造疏淡。」又云：「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，以爲百家法祖，故學用舊法，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。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。」明解縉《春雨雜述》云：「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，不得其門。故自羲、獻而後，世無善書者，惟智永能寤寐家法，書學中興，至唐而盛。」清初梁獻《評書帖》云：「晉人後，智永圓勁秀拔，蘊藉渾穆，其去右軍，如顏之於孔。」

釋智永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重大歷史貢獻有二：一爲發「永字八法」之旨趣，遂爲隋唐學者宗匠，二爲臨集《千字文》，開後代書法家愛寫《千字文》的風氣。

關於「永字八法」的起源問題，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唐張懷瓘《玉堂禁經·用筆法》云：「八法」起於隸字之始，後漢崔子玉歷鍾、王以下，傳授所用該於萬字。」元李溥光《雪庵八法、八法解》云：「永字之有八法，於中又爲二十四法，通前共三十二勢，使初學者下手運筆有所依歸。凡學書，必先學「永字八法」，學且熟，方可學二十四法。於此三十二勢，習之既精，方可結構成字。如此，則學有規矩，字有體法。不然，則筆意不精，字亦失乎格度矣。」宋陳思《書苑菁華》卷二《永字八法》云：「隋僧智永發其旨趣，授於虞秘監世南，自茲傳授遂廣彰焉。」「八法」是崔、張、鍾、王以來所傳的筆法，爲書家必由之徑，是由智永發其旨趣，授虞世南，才廣爲流傳的。「八法」具體廣爲流傳的情況，元劉有定注鄭杓《衍極》是這樣敘述的：

「隋釋智永，羲之七世孫也，頗能傳其學。又親受法於蕭子雲，虞世南親見永師，故其法復傳於唐焉。歐陽詢得於世南，褚遂良親師歐陽，或云虞、褚同師史陵，陵、隋人也。歐陽詢傳陸柬之，柬之及見永師，又世南之甥也。陸傳子彥遠

，彥遠傳張旭。彥遠，張之舅也。旭又得褚遂良餘論，以授顏真卿、李陽冰、徐浩、韓滉、鄔彤、魏仲犀、韋玩、崔邈等二十餘人。釋懷素聞於鄔彤，柳公權亦得之，其流實出於永師也。徐浩傳子璠及皇甫閱。崔邈傳褚長文，韓方明受法於璠及邈。皇甫閱傳柳宗元、劉禹錫、劉歸厚。歸厚傳姪緯、緯傳權審、張叢、崔弘裕。弘裕、禹錫外孫也。弘裕傳盧潛、潛傳穎、穎傳崔紆。柳宗元傳房直溫。有劉墮者，亦得一麟半甲。」

這說明隋、唐以來，關繫書法藝術極大的「永字八法」(有時它代表整個書法的涵義)，是由智永發其旨趣傳授下來的，這是智永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第一個偉大貢獻。」

其次是他臨集《千字文》

《千字文》是南朝梁武帝蕭衍指命給事郎周嗣興，用一千個不同的字體編寫的小冊子。四字一句，對偶押韻，便於記誦。是我國封建時代學童的啟蒙讀物。相傳智永居永欣寺閣上，臨書三十年，寫真草《千字文》八百餘本，浙東諸寺，各施一本，讓人臨習。在當時就廣為流傳，而且都是精品。宋米芾《海嶽名言》云：「智永臨習《千字文》，秀潤圓勁，八面俱備。」清何紹基《東洲草堂金石跋》云：「智師《千字文》，筆筆從空中落，從空中住，雖屋漏痕，猶不足以喻之。」

《千字文》自智永寫本流傳後，它的影響極為重大。一方面，學者們對《千字文》注釋、續編或改編，諸如《千字文釋義》、《千字文考略》、《續千字文》、《廣易千字文》之類，達數十種之多；一方面隋、唐以後書法家受其影響，形成了愛寫《千字文》的風氣。著名者唐代有歐陽詢、褚遂良、裴行儉(真草二體)、趙模、孫過庭、歐陽通、張旭、釋懷素(草書)、釋高閑、釋元雅、釋貫休

。五代有徐鉉(篆書)。宋代有王著(《補永禪周散騎千字文》)、釋夢英(篆書)、趙惟吉(真草二體)、周越(草書)、李唐卿(篆書)、文同、蘇軾(草書)、黃庭堅(草書)、米芾(小楷)、吳說、宋徽宗(瘦金書)、宋高宗(真草二體)、宋孝宗(真草二體)、宋理宗、陳瑛(篆書)、釋緣槃(草書)。元代有趙孟頫(六體)、管夫人(趙孟頫妻)、鮮於樞(草書)、班惟志、朱侯、揭傒斯(真草二體)、錢良右(四體)、吳志淳、周伯琦(四體)。明代有胡廷紘、文徵明(四體)、陳祐(小篆)。清代有王澐(五體)、孫鳳居輯自太極以下一百三十體《千字文》，名曰《歷朝聖賢篆書百體千字文》(一九八五年瀋陽古籍書店出版尤悔菴、周介菴鑒定本可供參考)。近代有張廉卿(楷書)、章炳麟(篆書)。此外許多大部叢書，還用《千字文》編號，其影之大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釋懷仁——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，貢獻最大，次於智永者，為釋懷仁。初唐高僧，太宗時居長安弘福寺，嘗集王羲之行書為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。序文是唐太宗李世民為玄奘三藏法師翻譯的佛經所撰寫的。序中崇佛教為聖教、真教，說玄奘法師「多懷貞敏」、「早悟三空」，推崇他是「法門領袖」。後附玄奘翻譯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當時王羲之早已逝世，因李世民酷愛王羲之書法，遂由釋懷仁按內容匯集羲之行書，勒石刻碑。因名《集王書聖教序碑》。周越《古今法書苑》云：「唐文皇製《聖教序》，時都城諸釋委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，累年方就。逸少真迹，咸萃其中。」相傳王羲之行書字迹，大都集摹於此碑。碑建於唐高宗咸亨二年(六七二年)原碑現存陝西省博物館碑林。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·餘論第十九》云：「《聖教序》唐僧懷仁所集右軍書，位置天然，章法秩理，可稱異才。」

自懷仁《集王書聖教序》流行之後，唐、宋以來，凡習右軍行書者，靡不以此為楷模。另一方面，自懷仁開集右軍書之先河後，唱於和唱，繼起者著名的有：唐玄宗時釋大雅、集右軍行書為

《鎮軍大將軍吳文殘碑》（見孫星衍、邢澍《寰宇訪碑錄》卷三）。唐代宗時，田名德集右軍行書爲《清淨智慧觀身經銘》。蕭森撰並集王右軍行書爲《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》。唐文宗時，唐玄序集王右軍行書爲楊顛排纂刪綴的《新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一九八三年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宋拓本；另一宋拓本「清康熙商印宋犖舊藏，今藏故宮博物院」）。北宋□□集王右軍行書爲《宋摩騰入漢靈異記碑》。宋釋靜萬集右軍書爲《宋慈雲寺碑》（見明趙函《石墨鐫華》）。宋釋懷則集王右軍書爲《攝山棲霞寺碑》（見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稿》）等。古今集王右軍書者十八家（見《宣和書譜》卷十一）之才。亦有集他家書者：如金人□□集柳公權書爲《普照寺碑》。元人虞集有《集歐字碑》。於此可見懷仁對中國書法藝術史的發展，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。

釋懷素——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，僧侶書法家中影響最大者爲釋懷素。唐代有兩懷素：一爲初唐京師恆濟寺懷素，唐高祖武德七年——周萬歲通天二年（六二四——六九七年、年七十四歲）南陽人，俗姓范，玄奘三藏法師之弟子，律宗東塔宗的創始人，爲律學大師；二爲藏真懷素，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——德宗貞元十五年（七三七——七九九年，年六十三歲。此據陳垣《釋氏疑年錄》）長沙人，俗姓錢，大曆十才子詩人錢起之姪，爲書法大師。兩懷素相距百年，《全唐詩》、《全唐文》均誤認爲一，而《書史會要》等，更以書法大師之懷素、爲律學大師之懷素，謂爲玄奘三藏法師之門人，誤也。此不可不辨。

書法大師懷素，唐代高僧。其自叙云：「懷素家長沙、幼而事佛。經禪之暇，頗好筆翰，然恨未能遠觀前人之奇迹，所見甚淺。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，謁見當代名公，錯綜其事。遺編絕簡，往往遇之。豁然心胸，略無疑滯。魚牋絹素，多所塵點，士大夫不以爲怪焉。」（見《懷素自叙帖真迹》）自謂得草聖三昧。退筆

堆積埋於山中，號曰「筆塚」。宋陳思《書小史》謂「懷素疏放，不拘細行。頗好筆翰，貧無紙可書，嘗於故里種芭蕉萬株，以供揮灑；書不足乃漆一盤書之，又漆一方板，書再三、盤板皆穿。吏部尚書韓陟見而賢之曰：「此沙門札翰，當震宇宙大名。」好飲酒，及酒酣興發，雖遇寺壁裏牆、衣裳、器皿，靡不書之，時人謂爲醉僧。受筆法於金吾兵曹鄔彤，鄔彤謂懷素曰：「張旭長史嘗私謂彤曰：「孤蓬自振，驚沙坐飛，余師而爲書，故得奇怪，凡草聖盡於此。」顏魯公嘗問師曰：「夫草書於師授之外，師有自得之乎？」師曰：「貧道觀夏雲多奇峯，輒嘗師之。夏雲因風變化，乃無常勢，又遇壁拆之路，一一自然。」

歷代論懷素者甚多，今舉其要者：唐呂總《續書評》云：「懷素草書，授筆掣電，隨手萬變。」董道《廣川書跋》卷八云：「書法相傳，至張顛後，則魯公得盡於楷，懷素得盡於草。故魯公謂以狂繼顛，正以師承源流而論之也。然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，懷素則謹於法度。」又云：「當其手筆調和時，忘神定氣，徐起而視，所向無前，故能迥出唐諸子右。」又云：「懷素似不許右軍得名太過，謂漢家聚兵，楚無人也。其與阮籍言世無英雄，使豎子成名，氣亦略等矣。觀李廣射石、秦人撲虎，皆在氣未失時，使心一改而氣已移，雖有勇決剛果，何施於用耶？懷素氣成乎技者也！直視無前，而能坐收成功，天下至莫與爭雄，其氣蓋一世久矣！故能終身不衰也。」《宣和書譜》云：「懷素精於翰墨，當時名流，如李白、戴叔倫、竇昝、錢起之徒，舉皆有詩美之，狀其勢以爲若驚蛇走虺，驟雨狂風，人不以爲過論。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顛，懷素爲狂，以狂繼顛，孰爲不可？及其晚年益進，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，茲亦有加無已，故其學之者，亦若是也。」又謂懷素草書，「字字飛動，宛若有神。」

宋僧大覺跋懷素書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云：「師書妙絕今古，

落筆縱橫，揮毫電掣，怪雨狂風，隨手變化，隱見莫測，較之《千文》、《自叙》、《聖母》諸書，更有清逸瘦勁通神之妙，如青蓮花開向筆端，此亦書中第一義也，非師之廓然無聖，何能至此乎？」

宋蘇軾評懷素書云：「此公能自譽，觀者不以為過，信乎其書之功也。然其為人儼蕩，本不求工，所以能工如此。如沒人操舟，無意於濟否？是以覆却萬變，而舉止自若，近乎有道者耶！」（見《唐懷素草書食魚帖跋》）

宋黃庭堅《山谷題跋》卷八云：「近時士大夫罕得古法，但弄筆左右纏繞，遂號為草書耳。不知與科斗、篆、隸同意。數百年來，惟張長史，永州狂僧懷素及余三人，悟此法耳。」元趙孟頫跋《唐懷素論書帖》云：「懷素書所以妙者，雖率意顛逸，千變萬化，終不離魏、晉法度故也。後人作草，皆隨俗繳繞，不合古法，不識者以為奇，不滿識者一笑。」明項元汴亦云：「此《識書》一帖，出規入矩，絕狂怪之形，要其合作處，若契二王，無一筆無來源。不知其肘下有神，皆以狂稱之，殆亦非心會者。」明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稿》評懷素《千文》云：「字字欲仙，筆筆欲飛。」明董其昌《畫禪室隨筆、評書法》云：「素師書本畫法，類僧巨然。」清梁獻《評書帖》謂懷素草書，「間參篆籀。」吳雲跋懷素《千文》亦云：「素師此帖，筆筆從篆籀得來。」高士奇跋懷素《自叙帖》云：「唐懷素書奇縱變化，超邁前古，其《自叙》一卷，尤為平生狂草，然細以理脈按之，仍不出於規矩法度也。」王文治跋懷素《小草千字文》云：「右軍草聖之室，自唐以降，罕有能入及之者。顛張醉素皆從右軍出，而加以狂恠怒張，論者病之。然素師得右軍淡處，獨勝餘子。右軍草書無門可入，從素師淡處領取，殊為得門。此意董香光屢發之，惜知音者希也。是帖晚年之作，純以淡勝，展玩一過，令人矜躁頓忘。」

懷素是佛門中繼釋智永之後，傑出的牢籠百代的大書法家。唐、宋、元、明迄於現代，學草書者，無不取法懷素。論其書者，亦不下數十百家。以上所舉，僅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幾種：說他的草書，源於二王者，有項元汴；說它出於篆籀者，有黃庭堅、梁獻、吳雲；說它本於畫法者，有董其昌；說它不離魏、晉法度者，有趙孟頫；說他得右軍淡處，而作可學王書之蹊徑者，有董其昌、王文治；說他晚年的成就，可與草聖張芝逐鹿者，有《宣和書譜》。這些論點，見仁見智，雖各不同，大都從技藝着眼；涉及懷素的思想問題者有兩家：一為蘇軾，一為釋大覺。二家說法雖異而其義則同。忘懷遺慮、率性任真，懷素書法之所以神妙也。

佛法自東漢傳入之後，開始影響我國文化各個領域，書法家受其影響，遂使我國書法藝術具有更濃厚的書卷氣，和義趣幽渺的佛家思想的哲學品格。唐自禪宗興盛之後，士大夫爭談禪悅，又以遺文得義、忘義了心相尚，書法家復受其影響，競相以「入於法而出於法」相煽。所謂「出於法」者，猶禪之解縛去黏、破執遣滯，以冀率性任真而明心見性也。

禪宗自六祖慧能以後，得其法而弘傳者，有南嶽懷讓（公元六七七——七四四年）與青原行思（？——公元七四〇年）二派，承其法者，又分五家七宗，禪學遂風偃全國。南嶽懷讓得法於曹溪之後，住衡山（在湖南長沙與衡州之間）般若寺（從前天台宗第二祖師慧思的道場）潛修，得馬祖道一而創立洪州派。青原行思得法於曹溪，傳其學於石頭希遷（公元七〇〇——七九〇年），希遷於天寶初也到湖南衡山的南寺弘法。當時衡山的禪師如懷讓等都很推重他。懷素稍後於南嶽懷讓與青原行思，正是兩派禪學興盛時代，他又是湖南長沙人，長沙正是兩派禪法交相輝映的地帶。此時此地的名流學者，猶抵掌嬉笑，爭談禪悅，況佛門弟子如

懷素者乎？所以他《自叙》謂「頗好筆翰」者，是在「經禪之暇」。可見讀經參禪是他的本色，而書法乃其餘事。我們研究他的書法藝術思想，應該從他所從事的「經禪」中去參究。此中消息，惟蘇軾與釋大覺知之。

蘇軾說懷素「為人儻蕩，本不求工，所以能工如此。如沒人操舟，無意於濟否？是以覆却萬變，而舉止自若，近於有道者耶。」沒人操舟之說，見於《莊子》。《達生篇》云：

「仲尼曰：『善游者數能，忘水也。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。彼視淵若陵，視舟之覆，猶其車卻也。覆却萬方陳乎前，而不得入其舍（心也），惡往而不暇？以瓦注者巧，以鈎注者憚，以黃金注者殫。其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則重外也。凡外重者內拙。』」

沒人之近於道者，在其忘懷遺慮，解縛息馳，心無妄念，意無矜繫，生死沉淪無動於中，覆卻萬變而不得入其心，雖履於萬仞之淵，而能游忍有餘，逍遙自在，莊子謂之重內不重外，即注意內心的修養而不為外物所移，亦《逍遙游》之意也。東晉高僧支遁論《逍遙游》云：「物物而不物於物，故逍然不我待，玄感不急而速，故遙然靡所不為，以斯而遊天下，故曰《逍遙游》。」懷素由此意境而作書，故其書超邁。

其次：宋釋大覺跋懷素草書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云：「此亦書中之第一義也，非師之廓然無聖，何以能至此乎？」廓然無聖一語，見宋釋道原《景德傳燈錄》卷三：謂禪宗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，於梁武帝普通八年十月一日至金陵，

「帝問曰：朕即位以來，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，有何功德？師曰：並無功德。帝曰：何以無功德？師曰：此但人天小乘有漏之因。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帝曰：如何是眞功

德？答曰：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師曰：廓然無聖。帝曰：對朕者誰？師曰：不識。帝不領悟。師知機不契，是月十九日，潛迴江北。」

這一則公案，須與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（略云《金剛經》）同參。《金剛經》云：

「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見如來否？」否也，世尊！不可以身相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須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

從梁武帝與達磨祖師的對話來看，梁武帝雖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但在達磨看來，他所作的都是小乘功德，小乘祇知人空而不知法空，所以以身相執如來（梁武帝所謂「聖」），從語言文字執「第一義」，所謂法執也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佛以法為身，清淨如虛空。」如來法身無相，故言「所說身相，即非身相。」黃蘗禪師云：「夫學道人，若欲得知要訣：但莫於心上著一物。佛眞法身，猶如虛空。此謂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……虛空與法身無異相，佛與衆生無異相，生死與涅槃無異相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，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也。」二乘凡夫不知法空，於身相執如來，不見佛性，長淪生死。大乘先覺之人，悲心急切，為凡夫解黏去縛，遣疑破執，不惜作過激之語；達磨祖師云：「廓然無聖」，雲門禪師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。」皆此意也。《金剛經》又云：

「是故須菩提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知如是生清淨心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

李文會云：「菩薩之心，心常空寂，無諸妄念，不生不滅，不動不搖，即是清淨心也。凡夫之心，無明起滅，妄想顛倒，取捨、

善惡、凡聖等見，是名濁亂心也。不應住色生心者，心若清淨，即不被諸境惑亂也。」黃蘗禪師云：「心若清淨，何假言說。但無一切心，即名無漏智……到此之時，無棲泊處，即是行諸佛路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是你清淨法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。」衆生之心，本無一物，但以六塵競起，物相遂生，煩惱熾盛。所謂無一切心者，即心上不著一物，不爲外物所移，支遁所謂「物物而不物於物也。」《楞嚴經》云：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凡夫被物轉，菩薩能轉物。如是轉者，故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菩薩於佛如此，於法亦然。慧能大師《壇經》偈云：「心迷《法華》轉，心悟轉《法華》，誦讀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，有無俱不著，長御白牛車。」有無俱不著，即《金剛經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謂也（《壇經》原本云：「能聞經云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，即開悟。」）。南嶽懷讓禪師一系的馬祖道一，在思想上主張「觸類是道」，在實踐上主張「任心」，講究息業養神，任運自然，一切皆真，即發揮《金剛》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義。這在《莊子》便是「凡外重者必內拙」，而主張重內不重外。在《楞嚴》便是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」在支遁便是「物物而不物於物」。在達磨便是「廓然無聖」。在黃蘗便是「莫於心上著一物」。這些道理可歸結爲二語曰：忘懷遺慮、率性任心。這就是懷素從「經禪」中所得到的思想境界（呂澂先生指出：「禪宗從道信以來，東山法門已經不是單純的以《楞伽》爲根據的了，他們的說法較前有了很大的變動，並逐漸擴大了禪法的範圍。在「藉教悟宗」的經教部份，已經包括了《般若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思益》、《華嚴》等經。慧能的思想也受了這種影響，不拘限於《楞伽》，而吸收了諸經的說法。」（《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》二二二——二二三頁）。從忘懷遺慮、率性任心的思想境界出發，在實踐上所以他能創造出妙絕古今、牢籠百代的「第一義」書法藝術。他的草書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，他的存世書迹如《佛說四十二章經》、

《自叙帖》、《論書帖》、《食魚帖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東陵聖母帖》、《秋風辭》、《早春詩》、《自詠詩》、《尋道帖》、《貧道帖》等等，是祖國一份不可估量其價值的珍貴的文化遺產。

四、結語

以上略錄歷代僧侶書法家二百九十三人，大都是一代宗師，法門龍象，二六時中，修持精進。或以暮鼓晨鐘，青磬紅魚之暇，以餘力從事外學；或妙徹三玄；或精通四子；或紛披風什，歌詠謳謠；或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並精於翰墨，踵事鍾王，八法九勢，鐵畫銀鈎。對中國書法藝術有特殊貢獻者，除智永、懷仁、懷素三僧外；餘或精意臨習（有的學二王、有的學智永，有的學顛張狂素、有的學虞歐褚顏，有的學蘇王米蔡，有的學松雪香光）方軌前秀；或摹刻字帖（如宋釋希白）嘉惠後昆；或獨出心裁，標新立異（如五代釋貫休書，自成姜體，宋釋政禪師喜求兒童字，觀其純氣，導孩兒體，）；或作蠅頭細書（如宋釋棲公於掌大小冊中，寫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一部，釋法暉於一小經塔上，寫《妙法蓮花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第十餘部，不差毫末）；或善速書（如釋敏傳飛翰如蠶食葉，俄傾千字）；或以書法入畫（如釋溫日觀以草法畫葡萄）；或作柳葉書（如元釋明本）；或作特大書（如明游僧於殿壁上作徑數丈大字）；或作左手書（如釋道生能以左運筆如飛紙上，端楷超逸，有鐵門限之風）；或以竹筆作書（如明釋光鷲）；或破陳規，匠心獨運（如清末釋虛谷）；或創九分書（如釋竹禪）；或以西洋圖案畫作書（如釋弘一）。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，承學之士，各相慕習，風流所煽，至今不絕。歷代僧侶書法家對中國書法藝術貢獻之大，於此可見一斑矣。

（完）